

醫學讀書記

全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三集

雜著類甲
醫論叢刊之一

醫學讀書記 全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曹炳章主編

大

記

全一冊 實價國幣壹角五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初版

原著者 清·尤 在 涇

發行人 沈 駿 聲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二號

印刷者 大 東 書 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二號

總發行所 大 東 書 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分發行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大東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南 漢口 梧州 廈門
長沙 濟南 雲南 杭州 重慶 書局
徐州 南昌 衡陽 哈爾濱

(本 書 校 對 者 章 瑜)

醫學讀書記提要

清、尤怡著。怡字在涇。別號飲鶴山人。蘇州吳縣人。徐洄溪序刊。先生讀書好古君子也。鍵戶潛脩。不慕營利。沈酣典籍。其所著傷寒貫珠集、金匱心典、金匱翼等書。已載第六七集各提要中。付刊。茲不復贅。是編從讀書所得。隨筆記錄。闡靈蘭之秘。接長沙之源。含英咀華。鍛年煉月。出其餘蘊。成讀書記三卷。續記一卷。附醫案三十一條。簡而精。微而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誠醫家之寶錄。茲從行素草堂刻本。重校圈點之。

徐序

文中子云。醫者意也。藥者淪也。謂先通其意。而後用藥物以疏淪之也。善哉言乎。醫理在是矣。而意之通。實難泥一成之見。而欲強人之病以就吾說。其患在固執。好作聰明。而不窮究乎古人之成書。是猶兵家之廢陣圖。法吏之廢律令也。其患在不學。由前之說。在不能用意。由後之說。在誤於用意。夫然以不學之人。與不通之識。而又熾以伎同列。競名利之心。以此用藥。其不致抱薪而救火。持水而投石者。幾何哉。語云。學書紙費。學醫人費。蓋爲此也。尤君在涇。讀書好古士也。而肆其力於醫。於軒岐以下諸書。靡昕夕寒暑。穿穴幾遍。而以己意條貫之。其間凡有所得。筆之於書。日月旣多。卷帙略定。辨五行之生尅。察四氣之溫嚴。審人事之陰陽虛實。與夫藥性之君臣佐使。凡成書之沿誤者。釐而正之。古人紛紜聚訟者。折而衷之。夫惟多讀古人之書。斯能善用古人之書。不誤於用意。亦不泥於用意。於長沙氏之旨。庶幾得之。可謂通其意矣。抑吾觀太史公之傳扁鵲也。云長桑君以禁方盡與之。忽然不見。後遂能生死人。其說近於鬼物。其人不可再得。而其傳淳于

意也。謂得禁方於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脈書五色診病。是多讀書而通於意者。扁鵲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如淳于意者。斯可矣。尤君之學。不知於古人何如。然多讀書而通以意。是聞古人之風而興起者。由此書以治病。當不貽譏於人費也夫。

乾隆四年己未春三月松陵徐大椿靈胎敘

鮑序

昔陶元亮自言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忻然忘食。昌黎進學解則云。記事者必提其要。積誠生悟。古今人不相遠也。卽醫學亦何獨不然。吾郡尤在涇先生。讀書好古君子也。鍵戶潛修。不慕榮利。沈酣典籍。更邃於醫。其所著傷寒貫珠集。金匱心典。金匱翼諸書。皆能闡靈蘭之祕。接長沙之源。吸英吐華。鍛年鍊月。出其餘蘊。成讀書記。簡而精。微而顯。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其足以嘉惠後學者。法乳所溉。辦香到今。夫稚川之論名醫胚胎。良史貞白之撰別錄。輔翼本經。方之古人。殆不多讓。無惑乎燼餘之簡。歷久彌新。徑寸之函。先覩爲快。吾友謝君桂生。多學而精醫理。尤氏諸書。尤其服膺而深有得者。慨是書鈔版無存。借錄易舛。詳加校正。付剞劂氏。俾稽古之士。讀是記而併讀先生全書。讀全書而更能融貫古人之書。誠快事也。至先生文學德望。則諸書序文。及家傳具存傳中。曾述先生句云。病來希逸春無分。老至淵明酒已捐。椰瓢松塵揮灑自如。蓋有出塵之胸襟。乃有濟世之神術。彼挾名利之見者。詎可同日而語耶。抑聞之抱朴子。讀道德五千言。謂

當一字一拜。吾尤願讀是記者。字字深思。時時玩索。忻忻然意有所會。陶陶然樂自無涯。秋水空明。則養生之妙諦也。春風和藹。則活人之真詮也。嘻。微先生吾誰與歸。

光緒十四年冬月後學鮑晟謹識

醫學讀書記目錄

卷上

陽氣陰氣	一
四氣	二
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	二
天符歲會	三
六元正氣	四
靈素不同	五
素問傳寫之誤	六
甲乙之誤	八
王注之誤	九
心欲軟腎欲堅	一一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	一一
脾氣外絕	一一
勞風	一二
結陽結陰	一二
胃脘癰	一三
腸覃石瘕	一三
肺消	一三
四維相代	一四
四肢不舉	一四
折髀	一四
水液渾濁	一五
厥	一五

煎厥……………一五

氣泄……………一五

瘧……………一五

氣痺精少皆能生寒……………一六

刺久病……………一六

卷中

風寒營衛之辨……………一

寒邪六經俱受不必定自

太陽……………三

陽結陰結……………四

縱橫……………五

戰慄……………五

熱入血室……………五

圖血……………六

吐利煩躁四逆……………六

亡陽無陽……………六

絕陽……………七

厥……………七

厥熱……………七

三陰下症……………八

桂枝湯……………八

麻黃湯……………九

大小青龍湯……………九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

龍骨救逆湯……………一〇

五苓猪苓……………一〇

瀉心諸湯……………一一

卷下

白通四逆·····	一一
麻杏甘石湯·····	一二
飲證類傷寒·····	一二
簡誤·····	一三
傷寒雜論·····	一四
制方用藥必本升降浮沉之理·····	一
五行問答·····	二
通一子雜論辨·····	四
喻氏春溫論辨·····	九
軻氏傷寒論翼辨·····	一一
宣明人參白朮散方論·····	一四

續記

柴胡梅連散羅氏秦艽鱉甲散方論·····	一五
秦艽鱉甲散·····	一五
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湯方合論·····	一五
歸脾湯方論·····	一六
鳳髓丹方論·····	一六
小投杯湯方論·····	一六
清暑益氣湯清燥湯合論·····	一七
方法餘論·····	一七
寸口分珍藏腑定位·····	一
古方權量·····	一

火齊湯	二
蟻瘕	二
葱豉湯	二
枳實梔子豉湯	三
鹹寒	四
酸苦涌泄	四
五疰鬼氣	四
瘧	五
陰陽交	六
崩中下血	六
耳聾治肺鼻塞治心	六
噎膈反胃之辨	七
瀉痢不同	七
溫病風溫溫疫濕溫溫毒	七

溫瘧之異	八
目赤腫痛	一〇
口糜	一〇
冷勞	一〇
熱風	一一
食鹹頭汗出	一一
雜識	一一
附靜香樓醫案三十一條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上

陽氣陰氣

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蓋陽之精。如日光明洞達。故養神。陽之柔。如春景和暢。故養筋。

日月之行。不違其道。樞機之運。不離其位。陽氣之動。不失其所。故曰。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又曰。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

陽氣。天氣也。陰氣。地氣也。天氣不治。則地氣上干矣。故曰。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雲霧出於地。而雨露降於天。地氣不治。則天氣不化矣。故曰。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蓋天地陰陽。本出一氣。陽失則陰不能獨成。陰失則陽不能獨化。自然

之道也。人與天地參。故肺氣象天。病則多及二陰。大小腸象地。病則多及上竅。仲景以大黃甘草湯治食已即吐。丹溪用吐法治小便不通。豈非有見於此歟。

四氣

春氣少陽初升之氣。陽方升而被抑。生氣不達。則藏氣內敗。猶木鬱則腐也。故曰。逆春氣則少氣不生。肝氣內變。夏爲盛長之氣。心爲太陽之藏。夏氣不長。則心氣不充。不充則內空若洞也。故曰。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秋氣應收而反泄。秋真氣不斂。燥反乘之。則清肅之化。轉爲鬱燠之化也。故曰。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焦滿猶煩滿也。冬氣應藏而不藏。則少陰之經氣不歸。而腎中之藏氣獨沉。左氏所謂亂氣張。脈外強中。乾是也。故曰。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

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

主氣應節候而分布。歲以爲常者也。客氣隨司天而遞遷。六朞而復始者也。而主客加臨。有相得不相得之異。如子午年初之氣。主厥陰風木。客太陽寒水。二之氣。

主少陰君火。客厥陰風木。以水加木。以木加火。母來生子。爲相得也。三之氣。主少陽相火。客少陰君火。四之氣。主太陰濕土。客太陰濕土。以火遇火。以土遇土。主客同氣。爲相得也。五之氣。主陽明燥金。客少陽相火。以火加金。金畏火制。爲不相得也。六之氣。主太陽寒水。客陽明燥金。以金加水。金能生水。亦相得也。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矣。其有相得而亦病者。如水臨金。金臨土。土臨火之屬。以子臨母。以下臨上。所謂不當位也。故亦病也。然須合歲運強弱而論之。如甲子年。歲土太過。三之氣。爲少陰君火。以火加土。則土益旺而無制。是雖相得而不相和也。庚子年。歲金太過。五之氣。少陽相火。以火加金。金有制而反和。是雖不相得而不爲病也。又如水臨金。火臨木之屬。設遇金木不及之運。則金得水而清。木得火而明。雖不當位。亦不病也。水臨土。木臨火之屬。設遇木火太過之運。則土得火而堅。火得木而燔。雖當位亦病也。更有進者。太過之土。木不能制者。金反得而泄之。不及之木。水不能滋者。火反得而養之。此天地生成之妙也。欲明運氣之理者。其可以淺求之耶。

天符歲會

應天爲天符。承歲爲歲直。三合爲治。天謂司天。歲謂歲支。曰應曰承。謂歲運也。司天行天之氣。歲支行地之氣。歲運行氣交之化。三者其氣不必皆同。而亦有時而同者。如戊寅戊申歲。戊爲火運。寅申又爲相火。是以歲運而同。司天之氣。謂之天符。符者同也。同於天也。如甲辰甲戌歲。甲爲土運。辰戌又爲土。是以歲運而同。歲支之氣。謂之歲直。直者值也。值其歲也。又曰歲會。會者合也。合於歲也。若己丑己未歲。歲運之土。既同天氣。又同歲支。謂之太乙天符。卽經所謂三氣并合爲治也。夫氣同者。其化同。其氣異者。其化異。化同則有相助爲虐之害。化異則有互相尅賊之憂。然以不及之運。而得司天歲支之助。則不及之氣。轉爲平氣。而氣反治。若歲運太過。其氣已盛。而復得司天歲支之合。三氣并治。其亢而害物。有不可言喻者矣。故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

六元正氣

素問六元正紀大論。分列六十年運氣病治之紀。統論元氣司天在泉之政。可謂詳且盡矣。然而驗之於事。合之於時。往往不能相符。且也一年之間。九州之內。有東南旱乾。而西北淫雨者。有西北焦槁。而東南大水者。則九州分野。上應九宮。爲

地氣之不齊也。且有宋元豐四年。歲在辛酉。涸流之紀。而河決大水。則氣化勝復之異。胡源所謂歲水不及。侮而乘之者土也。土不務德。故以濕勝。寒時則有泉湧。河衍涸流生魚。其變爲驟。注爲霖潰。名爲少羽。而實與太宮之歲同者是也。是故五運六氣之理。不可不知也。亦不易知也。而況古今度數之有差等。天人感召之有休咎。執而泥之。刻舟而求劍者也。廢而棄之。亡筌而求魚者也。非沈潛之士。而具圓機之智者。烏足以語此。

靈素不同

六節藏象論云。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太陰。腎爲陰中之少陰。肝爲陽中之少陽。而靈樞九針十二原云。陽中之少陰肺也。陽中之太陽心也。陰中之少陽肝也。陰中之太陰腎也。按素以肝爲陽者。言其時。靈以肝爲陰者。言其藏也。素以肺爲太陰。腎爲少陰者。舉其經之名。靈以肺爲少陰。腎爲太陰者。以肺爲陰藏。而居陽位。腎爲陰藏。而居陰位也。二經之不同如此。

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榮。所注爲腧。所過爲原。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故本輸篇云。膀胱出於至陰爲井。溜於通谷爲榮。注於束

骨爲膾。過於京骨爲原。行於崑崙爲經。入於委中爲合。膽出於竅陰爲井。溜於俠谿爲榮。注於臨泣爲膾。過於丘墟爲原。行於陽輔爲經。入於陽之陵泉爲合。胃出於厲兌爲井。溜於內庭爲榮。注於陷谷爲膾。過於衝陽爲原。行於解谿爲經。入於下陵爲合。而根結篇云。足太陽根起於至陰。溜於京骨。注於崑崙。入於天柱。飛揚。足少陽根起於竅陰。溜於丘墟。注於陽輔。入於天容。足陽明根起於厲兌。溜於衝陽。注於下陵。入於人迎。豐隆。是以井榮膾原經合之處。卽一經所言。而亦有不同如此。

素問傳寫之誤

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按傳當作專。言精神專一。則清淨弗擾。猶蒼天之氣也。老子所謂專氣致柔。太史公所謂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班氏所謂專精神以輔天年者是也。若作傳。與義難通。王注精神可傳。惟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予未知精神如何而傳也。

因於寒。因於暑。二節。丹溪重定章句爲是。

脈乍疎乍數者死。謂氣亂而失常也。又少陽脈至。乍數乍疎。乍短乍長。夫少陽氣卽未齊。其脈大小不同已耳。何至失其常度耳。按扁鵲陰陽法云。少陽之至。乍小乍大。乍長乍短。夫豈好異而云然哉。

春脈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顛疾。王氏謂忘當作怒。是。

解脈令人腰痛。痛而引肩。目眈眈然時遺洩。又云。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當如折腰狀。善怒。詳本篇。備舉諸經腰痛。乃獨遺帶脈而重出解脈。按帶脈起於少腹之側。季脇之下。環身一周。如束帶然。則此所謂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者。自是帶脈爲病。云解脈者。傳寫之誤也。

血溫身熱者死。按溫當作溢。夫血寒則凝而不流。熱則沸而不寧。溫則血之常也。身雖熱。何遽至死。惟血旣流溢。復見身熱。則陽過亢而陰受逼。有不盡不已之勢。故死。今人失血之後。轉增身熱咳嗽者。往往致死。概可見矣。

立而暑解。治其骸關。暑解當是骨解。言骨散墮如解也。骨與暑相似。傳寫之誤也。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按營衛生會篇云。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夫陰方盡。何云未動。

陽氣方受。何云未散。疑是陽氣未動。陰氣未散。動謂盛之著。散謂衰之極也。

甲乙之誤

素問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又曰。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此二段。乃岐伯分答黃帝問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昏不知人。二語之辭。所謂陰氣者。下氣也。下氣而盛於上。則下反無氣矣。無氣則不化。故腹脹滿也。所謂下氣者。即陰氣也。陽氣上盛。則陰氣上奔。陰從陽之義也。邪氣亦即陰氣。以其失正而上奔。即爲邪氣。邪氣既逆。陽氣乃亂。氣治則明。亂則昏。故不知人也。甲乙經削陽氣盛於上五字。而增腹滿二字。於下虛則腹脹滿之下。則下氣重上之上。林氏云。當從甲乙。謂未有陰氣盛於上。而又陽氣盛於上者。二公並未體認。分答語辭。故其言如此。殆所謂習而弗察者耶。心脹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其軟而散者。當消環自己。按搏堅而長者。太過之脈。心象火而脈縈舌。心火有餘。故病舌卷不能言也。軟而散者。不足之脈。心者生之本。神之處。心不足。則精神爲消。如卑慄遺亡恐懼之類是也。環自己者。言經氣以次相傳。如環一周。復至其本位。而氣自復。病自己也。診要經終論云。刺中心

者環死。義與此同。環自己者。經盡氣復則生。環死者。經盡氣絕則死也。甲乙經環作渴非。

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痺也。甲乙經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非。蓋上而不下者。上盛而下虛。下虛則下無氣。故腰足冷。下而不上者。有降而無升。不升則上不榮。故頭項痛也。經文前二段是有餘之病。故受病處脈自著。後二段是不足之病。故當病之處脈反衰。按之至骨。而脈氣少。爲腰脊痛而身有痺者。亦不足之診也。經文虛實互舉。深切診要。自當從古。

王注之誤

素問曰。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味過於辛。經脈沮弛。精神乃央。注云。苦性堅燥。又養脾胃。故脾氣不濡。胃氣強厚。辛性潤澤。散養於筋。故令筋緩。脈潤。精神長久。按經云。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是以五藏資生於味。而味過反傷五藏。此所謂脾氣不濡。胃氣乃厚者。由脾不能爲胃行其津液。而胃亦不能輸其精氣於脾也。胃不輸。脾不行。則津液獨滯於胃。而胃乃厚。厚猶滯也。寧強

厚之足言哉。沮消沮也。弛懈弛也。由辛散太過。而血氣消沮。筋脈懈弛。精氣衰及其半也。豈潤澤長久之謂哉。以過爲正。以傷爲益。誤矣。誤矣。

切脈動靜。而視精明。精明者。兩目之精光也。注云。明堂左右。近目之穴。非是。下文云。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黑白。審短長。然則非目中之精明。而何。

肺脈軟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令不復散發也。灌汗者。汗出淋漓。如以水灌之。謂肺氣衰弱。故散而不收也。至秋肺金司令之時。其氣自收。其汗自斂。而不復散發也。非寒水灌洗。皮密無汗之謂也。

胃脈沉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其從者瘖。三歲死。王注云。從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也。然則經文何必更出其從者三字。按玉版論要云。男左爲逆。右爲從。女子右爲逆。左爲從。本文蓋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於法爲逆。然不瘖舌轉。則受邪輕。故證雖逆而猶可治。若男子發右。女子發左。於法爲從。然瘖則受邪重。證雖從。必三歲乃起也。設逆而邪重者。必死不治。從而邪微者。奚待三歲而後起哉。

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蓋西北寒束於外。而陽聚於內。故宜散

而寒。東南陽泄於外。而陰伏於內。故宜收而溫。非食冷食熱之謂也。

心欲軟腎欲堅

心欲軟。急食鹹以軟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蓋心於象爲離。腎於象爲坎。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故欲堅。離之明在外。當柔順而養之於中。故欲軟。軟者必以鹹。堅者必以苦。鹹從水化。苦從火化也。夫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尚。易曰。行有尚吉。往有功也。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畜爲吉。易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也。然則所以堅之軟之者。固欲其水上火下。而成心腎交通之妙歟。

三陽在頭三陰在手

三陽外感。診在人迎。人迎者。結喉兩傍動脈。故曰三陽在頭。三陰內傷。診在氣口。氣口卽寸口也。故曰三陰在手。

脾氣外絕

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言脾虛氣下。不爲胃行精氣。而與大腸驅糟粕也。人有不能食而數便利者。非脾去胃歸陽明之故歟。

勞風

勞風法在肺下。其爲病也。強上冥視。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治之奈何。曰。以救俛仰。巨陽引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或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矣。讀此可悟傷風不解成癆之故。勞風者。旣勞而又受風也。勞則火起於上。而風又乘之。風火相搏。氣湊於上。故云法在肺下也。肺主氣而司呼吸。風熱在肺。其液必結。其氣必壅。是以俯仰皆不順利。故曰當救俯仰也。救俯仰者。卽利肺氣散邪氣之謂乎。然邪氣之散與否。在乎正氣之盛與衰。若陽氣王而精氣引者。三日。次五日。又次七日。則青黃之涕從欬而出。出則風熱俱去。而肺無恙矣。設不出。則風火留積肺中。而肺傷。肺傷則喘咳聲嘶。漸及五藏。而虛勞之病成矣。今人治勞。日用滋養而不少益者。非以邪氣未出之故歟。而久留之邪。補之固無益。清之亦不解。虛勞病之所以難治也。

結陽結陰

再按脈解篇云。太陽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勞風之病。火在上而風乘之。風火皆陽也。風性善行。火性炎上。非所謂陽氣大上而爭者乎。

結陽者。腫四肢。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結陽陽聚而實也。四肢者。

諸陽之本。陽實則四肢腫也。結陰陰氣凝聚。不與陽氣相通也。夫陽所以舉陰氣者也。陰無陽而獨。則不復周流四布。有墜而下出耳。再結三結。謂二陰三陰並結不解。結愈甚者。下愈多也。

胃脘癰

人病胃脘癰者。診當候胃脈。其脈當沉細。沉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甚。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爲癰也。按人迎在頭。跌陽在足。皆胃脈也。云當候胃脈者。謂跌陽也。跌陽脈不必沉且細。而今沉且細者。氣逆於上而下。乃虛。下虛則沉細也。人迎甚盛者。氣逆於上則上盛。上盛故人迎甚盛。夫氣聚於上而熱不行。胃脘壅遏。得不畜積爲癰耶。

腸覃石瘕

覃。延也。瘕。肉蔓延。與腸相着。瘕。假也。假血成形。積於胞中。血積易去。故曰可導而下。瘕肉漸大。則消之非易。故曰狀如懷子。久者離歲。

肺消

心移寒於肺爲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肺居上焦。而司氣化。肺熱則不肅。

不肅則水不下。肺寒則氣不化。不化則水不布。不特所飲之水直趨而下。且并身中所有之津。盡從下趨之勢。有降無升。生氣乃息。故曰飲一溲二。死不治。

四維相代

四維、四肢也。相代、相繼爲腫也。四肢爲諸陽所實之處。相繼爲腫者。氣餒而行不齊也。故曰陽氣乃竭。

四肢不舉

玉機真藏論云。脾脈太過。則令人四肢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靈樞本神篇云。脾氣虛則四肢不用。實則腹脹。涇洩不利。蓋脾虛則營衛涸竭。不能行其氣於四肢。而爲之不舉。脾實則營衛遏絕。亦不能行其氣於四肢。而爲之不舉。九竅亦然。兩經互言之者。所以窮其變也。

折髀

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胃土太過。而火復益之。府陽獨盛。藏陰受傷。則髀痛如折也。

水液渾濁

水液渾濁。有脾經穀氣不化。溼熱下流。亦有因肺金氣衰而便液停凝。蓋肺司州都之氣化。中氣不足。則溲便爲之變。未可執其皆屬於熱之一語而施治也。

厥

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故有風熱小恙。而亦面赤足冷者。如是則解外之邪。必靖內之氣。設徒與表藥。真陽隨越。故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

煎厥

煎厥卽熱厥也。火迫於下。氣逆於上。爲厥逆而熱煩也。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者。言其精神散敗。若土之崩。若水之放。而不可復收之掩之也。

氣泄

心脈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爲氣泄。氣泄者。氣隨便失。脾腸之病。卽氣利也。乃火不足而土受病也。

瘧

瘧脈緩大虛。調以甘藥。凡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出必已。故初病脈不

出者。多是氣血壅遏所致。無用張皇。遽投溫補。亦致敗事。

氣痺精少皆能生寒

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是人多痺氣也。又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也。是故氣痺精少皆能生寒。不必謂其定實陽虛也。

刺久病

刺久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取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愚謂此刺道也。可通藥之用矣。以其病久入深。故必深內。以其陰氣難得。故必久留。間日者。休其氣也。調其左右。去其血脈者。調其未病之處。使血脈流通也。以丸藥攻其病。以甘藥養其正。且進且止。毋速其效。以平爲期。藥之道盡矣。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中

風寒營衛之辨

風爲陽邪而上行。衛爲陽氣而主外。以陽從陽。其氣必浮。故曰陽浮者。熱自發。陽得風而反強。陰無邪而反弱。以弱從強。其氣必餒。故曰陰弱者。汗自出。

傷寒發熱者。陽氣被鬱而不伸也。中風發熱者。陽氣被引而外浮也。鬱者必發之。浮者不徒解散而已。此桂枝湯所以兼陰陽通合散爲劑也。

仲景衛強營弱之說。不過發明所以發熱汗出之故。後人不察。遂有風并於衛。衛實而營虛。寒中於營。營實而衛虛之辨。不知邪氣之來。自皮毛而至肌肉。無論中風傷寒。未有不及於衛者。甚者乃并傷於營耳。郭白雲所謂涉衛中營者是也。衛

病而營和。則汗自出。營與衛俱病。則無汗矣。無汗必發其汗。麻黃湯所以去表實而發邪氣也。有汗不可更發汗。桂枝湯所以助表氣而逐邪氣也。學者但當分病證之有汗無汗。以嚴麻黃桂枝之用。不必執營衛之孰虛孰實。以證傷寒中風之殊。且無汗爲表實。何云衛虛。麻黃之去實。寧獨遺衛。能不膠於俗說者。斯爲豪傑之士。營衛本是和諧。衛受邪而反強。榮無邪而覺弱。邪正不同。強弱異等。雖欲和諧。不可得矣。故曰。營氣和者外不諧。

傷寒分立三綱。桂枝主風傷衛。麻黃主寒傷營。大青龍主風寒兩傷營衛。其說始於叔微許氏。而成於中行方氏。嘉言喻氏以愚觀之。桂枝主風傷衛則是。麻黃主寒傷營則非。蓋有衛病而營不病者。未有營病而衛不病者也。至於大青龍證。其立方之旨。因煩躁而獨加石膏。王文祿所謂風寒並重。而閉熱於經。故加石膏於發散藥中者是也。若不遇風寒並發。則麻黃桂枝已足勝其任矣。何必更須石膏哉。

寒邪閉皮毛而鬱陽氣。是以發熱而汗不出。麻黃杏仁開肺氣。發腠理。若桂枝甘草爲辛甘發散之用也。風邪不能外閉陽氣。而反內擾陰氣。是以其汗自出。用芍

藥者。所以救其營也。是謂風邪傷衛。營未受病。與芍藥以安營者。尙隔一層。

寒邪六經俱受。不必定自太陽。

傷寒傳經次第。先太陽。次陽明。次少陽。次太陰。次少陰。次厥陰。此其常也。然而風寒之邪。亦有徑中陽明者。仲景云。陽明中風。口苦咽乾。腹滿微喘。發熱惡寒。脈浮而緊。又少陽中風。兩耳無所聞。目赤。胸中滿而煩者。是也。不獨陽明少陽爲然。卽三陰亦有之云。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少陰初受寒邪之症也。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濇而長者。太陰初受風邪之症也。厥陰中風。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此厥陰初受風邪之脈也。此三者。又與三陰直中不同。直中者。病在藏。此則病在經也。是以六經皆能自受風寒。何必盡從太陽傳入。卽從太陽傳入。亦不必循經遞進。海藏言之最詳。茲不重述。

傷寒傳足不傳手者。寒邪中人。先着皮膚。而足太陽膀胱之脈。在最外一層。故先入之。稍深則去皮膚而入肌肉。肌肉爲足陽明之分。故次入之。又稍深則在軀殼之內。藏府之外。而足少陽之脈。正當半表半裏之間。故又次入之。迨去表而之裏。離陽而入陰。則三陰者。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故邪氣入之。先太陰。次少

陰。次厥陰也。合而言之。陽主表而陰主裏。表爲府而裏爲藏。故邪氣在表。則足三陽受之。在裏則足三陰受之也。手之三陽。雖亦主表。而太陽小腸。少陽三焦。陽明大腸。並從手至於頭。位偏而脈短。不若足經之自下行上。網維一身也。手之三陰。雖亦主裏。然太陰肺。少陰心。厥陰胞絡。並處上焦。不若肝脾腎之實居陰位也。是故手三陽經。雖陽而脈絀於表。惟足三陽爲獨主陽之表。手三陰藏。雖陰而位不處陰。惟足三陰爲獨主陰之裏。傷寒之邪。所以恆在足而不在手歟。發明所謂傷寒止傷西北而不傷東南。亦穿鑿之語。夫邪氣侵淫。自足及手者有之。如玉機所謂足經實。手經虛。故能冤熱。潔古所謂壬病傳丙。丙病傳丁者是也。然須汗下差誤。或七情勞倦之故。焉有傳及手經者哉。

陽結陰結

脈浮而數。能食不大便者。名曰陽結。十七日當劇。脈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鞭。名曰陰結。十四日當劇。蓋天人之氣。十五日一更。更則結者當解。設不解。其病則劇。云十七日者。陽結能食。故過期十四日者。陰結不能食。故不及期也。成氏過結再傳之說。失之泥矣。

縱橫

傷寒腹滿譫語。寸口脈浮而緊。此肝乘脾也。名曰縱。刺期門。傷寒發熱。嗇嗇惡寒。大渴欲飲水。其腹必滿。自汗出。小便利。此肝乘肺也。名曰橫。刺期門。按腹滿譫語。其脈當實。沉而反浮。緊。此非裏實。乃肝邪乘脾。氣窒而實也。發熱惡寒。病爲在表。其證本不當渴。而反大渴。此非內熱。乃肝邪乘肺。氣鬱而燥也。以裏無熱。不能消水。故腹滿而汗出便利。則肺氣已行。故愈。二者俱瀉。肝邪則愈。設不知而攻其實熱。則誤矣。此病機之變。不可不審也。

戰慄

邪氣入。正氣抑。則病。正氣復。邪氣退。則汗出而愈矣。然邪猶未強而未卽服。正猶微而未卽勝。此所以戰也。

邪氣外與正爭。則爲戰。內與正爭。則爲慄。慄者。心內鼓慄。經曰。陰中於邪。必內慄也。若戰則但肢體戰搖而已。戰者。正氣勝。則有得汗而解者。慄者。內氣虛。不能禦邪。遂成厥脫也。

熱入血室

熱入血室三條。其旨不同。第一條是血舍空而熱乃入者。空則熱不得聚。而游其部。故胸脇滿。第二條是熱邪與血俱結於血室者。血結亦能作寒熱。柴胡亦能去血結。不獨和解之謂矣。第三條是熱邪入而結。經尚行者。經行則熱亦行而不得留。故必自愈。無犯胃氣。及上二焦。病在血而不在氣。在下而不在上也。若誅伐無過。變證隨出。烏能自愈耶。

圖血

下利寸脈反浮數者。陽之盛也。尺中自濇者。陰之虛也。以陽加陰。必圉膿血。少陰熱在膀胱而便血者。藏邪還府。血去熱出當愈。強發少陰汗而動血者。熱邪內迫。血去陰竭多死。

吐利煩躁四逆

少陰病吐利煩躁四逆者死。爲陰極而陽絕也。少陰吐利。手足厥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爲陰盛而陽爭也。病症則同。而辨之於爭與絕之間。蓋亦微矣。

亡陽無陽

亡陽。陽不守也。無陽。陽之弱也。陽亡者。藩籬已徹。故汗出不止。陽弱者。施化無權。

故不能作汗。

絕陽

陽爲津液之源。津液爲陽之根。汗出過多。胃氣生熱。津液竭矣。陽氣雖存。根本則離。故曰絕陽。

厥

傷寒脈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按本論云。脈陽盛則促。則手足厥逆。而脈促者。非陽之虛。乃陽不通也。灸之所以引陽外通。若厥而脈微者。則必更以四逆溫之。病人手足厥冷。脈乍緊者。邪結在胸中。胸中陽也。陽實氣於四肢。邪結胸中。其陽不布。則手足無氣而厥冷。胸邪最高。高者因而越之。故曰當吐之。宜瓜蒂散。脈促者。陽結不通。故宜引其陽。脈緊者。陽爲邪遏。故須吐其邪。二者皆與陽虛厥逆不同。

厥熱

脈微而厥者。陽之虛也。宜四逆輩。脈細而厥者。血虛不營於四末也。宜酸甘辛藥。溫之潤之行之。當歸四逆是也。

傷寒先厥者。寒邪乍中。陽氣暴折也。後熱者。陽氣漸復。陰邪將却也。五日厥熱亦五日者。陰勝陽復之常也。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謂有勝則有復。勝之甚者其復亦甚。非以外厥之微甚。卜裏熱之淺深也。

傷寒前厥而後熱者。其病多吉。陽復而陰剝也。前熱而後厥者。其病多凶。陰進而陽退也。

厥四日熱反三日。卽顯陽微之機。不待復厥。至五日而知其病之進也。熱四日厥反三日。卽顯陰負之兆。不待復熱。至五日而知其病之必愈也。

三陰下症

太陰有桂枝加大黃湯下之一症。少陰有大承氣急下三症。厥陰有小承氣下之一症。夫邪入三陰。病已深矣。其幸而不死者。其邪仍從陽而出耳。張季明所謂太陰脾經溫燥不行。亦當溫利自陽明出。如桂枝加大黃是也。少陰腎經雖用附子。復使麻黃。厥陰肝經用桂枝。則知少陰亦自太陽出。厥陰亦自少陽出。及其太陽少陽鬱閉不行。則當自陽明出。故三陰皆有下症也。

桂枝湯

風之爲氣。能動陽氣而泄津液。所以發熱汗自出。與傷寒之發熱無汗不同。此用桂枝外發邪氣。卽以芍藥內安津液。炙甘草合桂枝之辛。足以攘外。合芍藥之酸。足以安內。生薑大棗甘辛相合。亦助正氣去邪之用。蓋以肌解而邪不去。故不用麻黃發表。而以桂枝助陽以爲表。以其汗出而營自和。故不用石膏之清裏。而用芍藥斂陰以爲裏。此桂枝湯之所以大異於麻黃大青龍也。

麻黃湯

寒邪傷人。陽氣鬱而成熱。皮膚閉而成實。麻黃輕以去實。辛以發陽氣。溫以散寒氣。杏仁佐麻黃通肺氣。使腠理開洩。王好古謂其爲治衛實之藥者是也。然泄而不收。升而不降。桂枝甘草雖以佐之。實監制之耳。東垣云。麻黃湯是陽經衛藥也。開腠理。使陽氣申洩。此藥爲衛實也。

大小青龍湯

大青龍治風寒外壅而閉熱於經者。小青龍治風寒外壅而伏飲於內者。夫熱鬱於經而不用石膏。汗爲熱隔。寧有能發之者乎。飲伏於內而不用薑夏。邪與飲搏。寧有能散之者乎。其芍藥五味。不特靖逆氣而安肺氣。抑且制麻桂薑辛之勢。使

不相驚而相就。以成內外協濟之功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

傷寒脈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臥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按此所謂陽者。乃心之陽。蓋卽神也。火氣通於心。神被迫而不收。與發汗亡陽者不同。發汗者。動其腎。則厥逆筋惕肉瞤。故當用四逆。被火者。傷其心。則驚狂起臥不安。故當用龍牡。其去芍藥加蜀漆者。蓋欲甘辛急復心陽。而不須酸味更益營氣也。與發汗後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同。蜀漆卽常山苗。味辛。能去胸中邪結氣。此症火氣內逼心包。故須以逐邪而安正耳。

五苓猪苓

五苓猪苓。並治脈浮發熱渴而小便不利之症。然五苓則加桂枝。白朮而治太陽。猪苓則加滑石。阿膠而治陽明。蓋太陽爲開。陽明爲閤。太陽爲表之表。其受邪也。可以熱發。可以辛散。陽明爲表之裏。其氣難泄。其熱易畜。其發散攻取。自與太陽不同。是以五苓散加甘辛溫藥。假陽氣以行水。猪苓湯加甘鹹寒藥。假陰氣以利

水也。

瀉心諸湯

傷寒下後。心下滿而不痛者。爲痞。半夏瀉心湯主之。蓋客邪內陷。既不可從汗泄。而痞不實。又不可從下奪。故惟半夏乾薑之辛。能散其結。芩連之苦。能洩其滿。然其所以泄散者。雖藥之能。而實胃氣之使也。此用人參甘草者。非以下後中傷。故以益氣而助其能耶。

甘草瀉心。生薑瀉心。雖同爲治痞之劑。而生薑瀉心意在胃中不和。故加辛溫以和胃。甘草瀉心意在下利不止。與客氣上逆。故不欲人參之增氣。而須甘草之安中也。

大黃黃連瀉心湯。治傷寒汗下後。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成氏云。此虛熱也。與大黃黃連以導其虛熱。按成氏所謂虛熱者。對燥屎而言也。蓋邪熱入裏。與糟粕相結。則爲實熱。不與糟粕相結。則爲虛熱。非陰虛陽虛之謂。本方以大黃黃連爲劑。而不用枳朴等藥者。蓋以泄熱。非以瀉實熱也。

白通四逆

白通、四逆俱用薑附。俱爲扶陽抑陰之劑。而白通意在通陽。故用葱白。凡厥而下利。脈微者用之。四逆意在救裏。故用甘草。凡厥而清穀不止者用之。若通脈四逆。則進而從陽。以收外散之熱。白通加人尿、猪膽汁。則退而就陰。以去格拒之寒也。

麻杏甘石湯

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其邪不在經。腠而在肺中。故非桂枝所能發。麻杏辛甘入肺。散邪氣。肺被邪鬱而生熱。石膏辛寒入肺。除熱氣。甘草甘溫安中氣。且以助其散邪清熱之用。乃肺藏邪氣發喘之的劑也。

飲症類傷寒

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云云。按此非傷寒症。乃屬飲家也。金匱云。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湯主之。又云。其人振振身瞤動者。必有伏飲。又云。心下有痰飲。胸脇支滿。目眩是也。成氏以爲裏虛氣逆。與此藥和經益陽散氣。恐未切當。

病如桂枝症。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鞭。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寒謂寒飲。非寒邪也。此亦痰飲類傷寒症。活人書云。痰

飲之爲病。能令人憎寒發熱。狀類傷寒。但頭不痛。項不強。爲異耳。

簡誤

汗多則熱愈。汗少則便難。疑是汗少則熱愈。汗多則便難。太陽篇云。脈陽微而汗出少者。爲自和也。汗出多者。爲太過。陽脈實。因發其汗。出多者。爲亦太過。太過爲陽絕於裏。亡津液。大便因艱也。成氏謂汗少則邪熱不盡。又走其津液者。非。太陽病。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者。與麻黃湯。謂脈但浮而不細。嗜臥者。邪猶在外。宜麻黃湯。脈浮細不嗜臥。而胸滿脇痛者。邪又在少陽。宜小柴胡湯。非外已解。而又和之發之之謂也。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症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麻黃湯主之。按麻黃湯主之句。當在此。當發其汗下。謂服麻黃湯已。病雖未除。而又發煩目瞑。劇者陽邪上盛。必將衄血而後解。非既衄血而又以麻黃湯發之也。然亦須審微甚而處之。若其欲衄而血不流。雖衄而邪不解者。則仍宜發汗。仲景云。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致衄者。麻黃湯主之是也。

傷寒脈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按陽明篇去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湯主之。厥陰篇云。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審此本文。當作裏有熱。表有寒。表寒即手足厥背惡寒之謂。蓋傳寫之誤。不必曲爲之解也。

症象陽旦一條。蓋即前條之意而設爲問答。中間語意殊無倫次。豈後人之文耶。昔人讀考工記。謂不類於周官。余於此條亦云。

下利清穀。汗出必脹滿者。傷其陽而氣不行。成氏謂亡津液者非也。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當作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白散。舊本必有誤也。既已寒實。何可更用瓜蒌黃連寒藥耶。

傷寒雜論

太陽病。初服桂枝湯而反煩者。陽邪痺於陽而不散也。故先刺風池。風府以通其痺。

陽邪被抑而未服者。仍當從陽因而去之。此桂枝湯去芍藥之意。病在陽而反下之。邪氣被抑而未復。正氣方虛而不振。是以其脈多促。然當辨其

仍在表者。則純以辛甘發之。桂枝去芍藥湯是也。辨其兼入裏者。則并以苦寒清之。葛根黃芩黃連湯是也。

餘寇未平。復合爲亂。餘邪未淨。復集爲病。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是也。

大下之後。復發汗三條。均是汗下之後。然小便不利者。傷其陰也。振寒脈微細者。陰陽俱傷也。晝日煩躁不得臥者。傷陽而不傷陰也。於此見病變之不同。發汗則動經者。無邪可發。而反動其經氣也。余謂此條爲飲症者。未必謬也。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者。是動其經氣也。

但陽脈微者。先汗之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此逐堅攻瑕之法。

喘而汗出。有陽氣虛脫者。亦有熱氣內迫者。太陽病下之。下利脈促。喘而汗出。葛根黃連黃芩湯主之是也。

利水逐血。爲熱入膀胱兩大法門。利水分清溫。五苓猪苓是也。逐血辨微甚。桃仁承氣抵當湯丸是也。

青龍湯主散表寒。而兼清裏熱。故麻黃多於石膏。麻杏甘石主清肺熱。而兼散肺邪。故石膏多於麻黃。桂枝湯主散表邪。故桂枝湯倍芍藥。而益生薑之辛。建中湯

主立中氣。故芍藥倍桂枝。而益飴糖之甘。品味相同。而君臣異用。表裏補泄。因之各異矣。

太陽轉入陽明。其端有二。一者汗出不徹。邪氣不服而傳。曰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也。一者汗出過多。胃中乾燥而傳。曰太陽病。若發汗。若吐。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也。

經邪不能聚。故傳入府。則聚而不傳。經邪未變。故惡寒。入府則變熱而不寒。曰陽明居中土也。萬物所歸。無所復傳。始雖惡寒。二日自止。此爲陽明入府症也。

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氣內蒸而津不從也。

痞症表未解者。宜先解表。不可便治其痞。若兼下利不止者。則不拘此例。宜合表裏而並治。太陽病。外症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鞭。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是也。

陽明津涸。舌乾口燥者。不足慮也。若并亡其陽。則殆矣。少陰陽虛。汗出而厥者。不足慮也。若并傷其陰。則危矣。是以陽明燥渴。能飲冷者生。不能飲者死。少陰厥逆。舌不乾者生。乾者死。

少陰病入九日。一身手足盡熱者。邪自本而之標。自藏而入府也。雖便血可治。

醫學讀書記 卷中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卷下

制方用藥必本升降浮沉之理

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故上下升降而氣乃和。古人制方用藥。一本升降浮沉之理。不拘寒熱補瀉之迹者。宋元以來。東垣一人而已。蓋四時之氣。春升夏浮。秋降冬沉。而人身之氣。莫不由之。然升降浮沉者。氣也。其所以升降浮沉者。人之中。猶天之樞也。今人飢飽勞役損傷中氣。於是當升者不得升。當降者不得降。而發熱困倦喘促痞塞等症見矣。夫內傷之熱。非寒可清。氣陷之痞。非攻可去。惟陰陽一通。而寒熱自己。上下一交。而痞隔都捐。此東垣之學。所以能爲舉其大歟。李頻湖曰。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故春宜辛溫。夏宜辛熱。長

夏宜甘苦辛溫。秋宜酸溫。冬宜苦寒。愚謂升降浮沉則順之者。所以順天時之氣也。寒熱溫涼則逆之者。所以救氣化之過也。李氏辛甘酸苦之用是已。若春宜溫。夏宜熱。冬宜寒之謂。是助之也。豈逆之謂哉。

五行問答

客曰。五行生尅之說。非聖人之言也。秦漢術士之所僞撰也。余曰。於何據也。曰。易言八卦而未及五行。洪範言五行而未及生尅。是以知其爲無據之言也。曰。子曷不觀諸河圖洛書乎。河圖之數。一六居下水也。二七居上火也。三八居左木也。四九居右金也。五十居中土也。洛書之數。戴九履一。一水生之數也。一之右爲七。七火之成數也。七之右爲九。九金之成數也。九之右爲三。三木之成數也。五居於中。五土之成數也。夫河圖逆而左旋。以次相生。洛書順而右轉。以次相尅。尅者反順。生者反逆。此造化之妙也。且河圖左旋相生。而其對待則皆相尅。洛書右轉相尅。而其對待則皆相生。是以生機恆寓於消落之中。而生氣每藏於盛長之內。生而無尅。則有進無退。而氣易盡。尅而無生。則消者不長。而機以窮。生也尅也。天地自然之理。莫知其然。而不得不然者也。子又何疑焉。曰。河圖洛書。古未必有此。亦秦

漢人所撰。以神其說者乎。曰。易不云乎。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何子之不察也。且五行生尅。天地之數也。河圖洛書亦天地之數也。未有圖書以前。天地之數。昭然已備。卽圖書至今不出。而圖書之象。昭然亦備。圖書可假。天地之數不可假也。夏之暑。肇於春之溫。冬之寒。始於秋之涼。氣之默運然也。一陽轉而土膏僭動。天氣肅而海水西盛。杲日出而霜露立消。涼風至而萬木凋落。象之顯呈者也。而又何疑於圖焉。曰。水生於天者也。豈生於金乎。方諸取水。月爲水母。月亦生於金乎。水生木。未有木生於江湖波濤者。水輔土以生木。而專歸之水可乎。曰。天者。乾之體也。月者。金之精也。坤也者。萬物皆致養焉。五行皆不能離土而生。獨木然也哉。曰。岱石出火。漢井出烟。是土生火也。海中陰晦。波如火燃。是水生火也。火熱而水乾。是火反尅水也。水冲而土潰。是水反尅土也。叢竈燎原。火亦尅木。鋤圃耜田。金亦尅土。生尅之道。不亦亂而無序乎。曰。河圖洛書。水上火下。木東金西。天地之位。前南後北。左東右西。其序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其序秩然不可紊亂。則其生其尅。亦循序旋轉而不可紊亂者也。若深井有火。高原出泉。則二氣相更之妙耳。火燃水乾。水衝土潰。則盛衰勝復之常耳。是以窮五行之變。則可以爲是。卽五行之

事則不可也。且所謂相尅者。不過制其太過而使歸於平。非斬絕滅竭之謂也。又以抑其浮盛而使還於根。以爲生發之兆。雖相尅而實相成也。若金斲土掩。火燃水衝。此立盡之數。豈足語造化生成之妙哉。

通一子雜論辨

君火凝命於心。爲十二官稟命之主。相火一位於命門。一寄於三焦。爲十二經生氣之原。由是神機不息。而造化成焉。此千古不易之道也。而通一子之言。總言大體。則相火寄在命門。析言職守。則藏府各有君相。若然。則十二官有十二君相矣。五藏六府。將亂而自用心。君不其守府乎。曰。凡以心之神。肺之氣。脾胃之倉廩。肝膽之謀勇。腎之技巧變化。皆發見之神奇。使無君相。何以能此。不知心肺脾胃。膽腎之能變化出入者。皆稟心之君火以爲主。命門三焦之相火以爲用。猶庶司百職。共稟大君之命。而效成於下。豈一藏有一君相之謂哉。卽爾謂藏府各有相可矣。而謂藏府各有君可乎。夫立言所以明道。若此者。求之太深。出之反晦。亦賢知之過也。

元氣是生來便有此氣。漸長漸消。爲一生盛衰之本。元精者。與氣俱來。亦漸長漸

消。而爲元氣之偶。元神者。元氣元精之靈者也。能變化往來而爲精氣之主也。景岳謂無形之火。神機是也。亦曰元氣無形之水。天癸是也。又曰元精。元精元氣。卽化生精氣之元神也。以神爲火。以氣爲神。以精爲無形。以精氣爲神所化。語殊未瑩。

丹溪之治吞酸。必以黃連爲君。而以吳茱萸佐之。治心腹痛症。謂宜倍用山梔。而以炒乾薑佐之。夫旣謂其熱。寒之可也。何又並用如此。余謂丹溪所治吞酸心腹痛。並皆火熱鬱結之病。火熱則宜清。鬱結則宜散。茱萸乾薑。蓋資其散。不資其熱也。且旣曰佐矣。則所用無多。自無掣肘矛盾之虞。而有相助爲理之益。屢誠屢驗。不可廢也。

曰頭目口齒咽喉等症。方書悉云風熱。多以升降並用。逆從兼施。獨不慮升者礙降。降者礙升乎。從者礙逆。逆者礙從乎。以愚所見。風熱交熾之症。多有挾身中之陰火上從。而爲面赤足冷者。古方之升降並用者。所以散其外。且以安其內也。若升而無降。則有躁煩厥逆之變。降而無升。則有脅悶喘逆之憂。不可不知也。丹溪之所謂陽有餘。陰不足者。就血與氣言之也。景岳之所謂陽不足。陰有餘者。

就神與形言之也。形神切於攝養。氣血切於治要。各成一說而已矣。

痢之爲病。氣閉於下而火復迫之。是以腹痛裏急。糟粕不出。而便腸垢也。其源皆由於暑濕。與瘧病俱發於夏秋。蓋傷於經絡則成瘧。而入於腸臟則爲痢也。經絡之邪。可散而愈。故治宜辛苦溫之藥。腸臟之熱。非清不愈。故治宜辛苦寒之藥。亦發表不達熱。攻裏不達寒之意。河間之主用清寒。蓋亦有見於此。景岳不審痢病之所從來。而以五臟五行爲說。謂惟心可言火。其餘則均不可言火。此但足資辨論而已。豈足補於治要哉。

脈來動而中止。更來小數中有還者。反動。名曰結陰也。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陰也。得此脈者。必難治。蓋結脈止而卽還。不失至數。但少差池耳。代脈止而不還。越期乃還。有此絕而彼來代之意。此余之所親歷。有如是者也。而景岳云。凡見忽大忽小。乍遲乍數。更變不常者。均謂之代。似此燿亂舊法。未足多也。

上下來去至止六字。景岳因滑氏之言而復傳其蘊。而來去二義。尤爲精切。曰風之與寒。本爲同氣。但風邪淺而寒邪深。淺屬陽而深屬陰耳。此言最爲明了。

今時皆合併病之名。語詳而理確。

曰。氣虛於中。不能達表。非補其氣。肌能解乎。血虛於裏。不能化液。非補其血。汗能生乎。又有火盛而水涸於經者。譬如乾鍋赤裂。潤自何來。但加以水。則鬱蒸沛然。而氣化四達。又曰。或發表。或微解。或溫散。或涼散。或補中托裏。而爲不散之散。或補陰助陰。而爲雲蒸雨化之散。此公於發表一法。獨能得其精奧。故其言之盡而無敝。確而可守如此。

口眼歪斜之病。按仲景云。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及前賢針灸膏摩之法。俱云左歪治右。右歪治左。以余所見。凡手廢在左者。則口眼歪於右。廢在右者。則口眼歪於左。大法散邪養血。往往獲愈。若純施補。則留連轉劇。而景岳乃云。以藥治者。左右皆宜從補。以艾治者。當從其急處而灸之。余常謂景岳之學。得於推測者。此類是也。

中風者。風從外入。天地之邪氣也。類中風者。風自內生。肝臟之厥氣也。肝之生氣。暴而病速。肝氣旣厥。諸氣從之。諸液又從之。諸氣化火。諸液化痰。輻湊上焦。流溢經絡。如風雨之驟至。如潮汐之乍湧。而不可當也。豈特如景岳所謂氣血虛敗而

已哉。昔賢於此症或云火。或云痰。或云氣虛。三者誠俱有之。余惜其終屬模糊。而未中肯綮也。

補下治下制以急。大承氣之無甘草。腎氣丸之有苓澤。蓋謂此也。左歸右歸二飲。亦倣腎氣之意。乃去澤瀉之鹹。而加甘草之甘。既減下趨之勢。更與緩中之權。雖與之歸。其可得乎哉。

補中益氣用耆朮。其意在求陽也。故加升。柴以引之。補陰益氣用地。藥。其意在求陰也。而亦用升。柴。是將之燕而越其指也。若曰。陰氣必資陽氣而後升。則是附子。桂心之任。而非升。柴之輕脫所得而與者已。若謂陰虛而邪留者設。則是古方柴胡。四物之例。以爲補陰散邪則可以爲補陰。益氣則不可也。

柴胡等飲六方。分溫涼脾胃血氣邪氣六法。頗盡表法之變。但不得以柴胡一味印定眼目。學者善師其意可也。

景岳五福飲。於八物湯中去茯苓。川芎之通。芍藥之攝。僅參朮歸地草五味。則呆鈍不靈矣。而云五藏俱補。既無向導。又失統御。未足法也。

土具冲和之德。而爲生物之本。冲和者。不燥不濕。不冷不熱。迺能化生萬物。是以

濕土宜燥。燥土宜潤。使歸於平也。熟地之補脾。蓋補脾之陰耳。若濕勝者。非所宜也。要知熟地入腎。則補腎陰。入脾。則補脾陰。景岳乃謂地黃是太陰陽明之藥。則泥而不通矣。

一陰二陰等煎。蓋即天一地二諸數而明其方。故五陰煎爲補脾陰之劑。方中不宜更雜白朮、扁豆、蓮肉。蓋白朮燥脾濕。扁豆、蓮肉益脾氣。而不能長脾陰也。二飲煎即導赤散加麥冬、棗仁、元參、黃連清潤之品。殊覺有力。

喻氏春溫論辨

喻氏論春溫。以冬傷於寒。春必病溫爲一例。以冬不藏精。春必病溫爲一例。以既傷於寒。又不藏精爲一例。愚按金匱云。大邪中表。小邪中裏。大邪漫風。雖大而力微。小邪戶牖隙風。雖小而氣銳。以其銳也。故深入在裏。以其小也。故藏而不覺。冬傷於寒者。冬時所受之寒。本自小而不大。而又以不能蟄藏之故。邪氣得以深伏於裏。伏之既久。寒變爲熱。至春人氣升浮。邪氣與之俱出。則發熱而渴。是以冬傷於寒者。春月溫病之由。而冬不藏精者。又冬時受寒之源耳。嘉言所分三例。其實不過一端。而強爲區畫。辭愈煩而理愈晦矣。

寒毒藏於肌膚。此叔和之謬說也。喻氏亦云冬傷於寒。藏於肌膚。感春月之溫氣。而始發肌膚陽明胃之所主也。愚意肌膚非能藏之地。陽明亦無受寒不發之理。惟少陰爲陰。寒邪亦爲陰。以陰遇陰。故得藏而不發。是以傷寒之邪。自太陽遞入三陰。溫病之邪。自少陰傳出三陽。豈肌膚與胃之云乎哉。

喻氏云。仲景治溫症。凡用表藥。皆以桂枝湯以示微發於不發之意。又云。溫病二三日間。當用麻黃附子細辛湯。麻黃附子甘草湯。深入腎中。領出外邪。則重者愈矣。此喻氏之臆說。非仲景之舊章也。蓋溫邪非發散可愈。卽有表症。亦豈辛溫可發。且桂枝湯爲傷寒表病而裏和者設。溫症邪從裏發。而表且未病。若用桂枝。適足以助溫邪而留病氣。又溫病伏寒變熱。少陰之精已被劫奪。更用辛附。是絕其本而資之脫也。卽曰。少陰本寒標熱。邪入其界。非溫不散。然而溫病之發。寒已變熱。其欲出之勢。有不待引之而自甚者。其不能出者。必皆陰精已涸者也。不然寧有不出者耶。喻氏強引經文。傳會己意。自誤誤人。不容不辨。喻氏云。冬傷於寒者。太陽膀胱主之。冬不藏精者。少陰腎經主之。與兩感傷症中一日太陽受之。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渴而滿之例。纖毫不差。愚謂溫病有新舊合邪而無表

裏兩感。蓋溫病是伏氣所發。少陰有伏氣。太陽而亦能伏氣者。未必然也。不能伏則感而即發。乃是傷寒而終非溫病矣。

喻氏云。少陰爲陰藏而少血。所以強逼少陰汗者。重則血從耳目口鼻出。而厥竭可虞。輕亦小便不利。而枯涸可待。余每用桂枝。必加生地以匡芍藥之不逮。功效歷歷可紀。此論最善。可以稍補前言之失。蓋溫病之發。陰氣先傷。設有當行解散者。必兼滋陰清熱之品參其間。昔賢於葱豉湯加童便。梔豉湯中加生地。麥冬亦此意也。

又曰。今人見熱勝煩枯之症。而不敢用附子者。惡其以熱助熱也。孰知不藏精之人。腎中陽氣不鼓。津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見。纔用附子助陽。則陰精上交於陽位。如釜底加薪。則釜中之氣水上騰。而潤澤有立至者。數語亦有至理。惟於溫病不能無弊。蓋陰凝之枯燥。與陰竭之枯燥。霄壤懸殊。萬一誤投。死生立判。不可不細審也。

軻氏傷寒論翼辨

軻氏云。仲景之書。撰同素問。皮部論云。陽主外。陰主內。故仲景以三陽主外。三陰

主內。又曰。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於內。故仲景又以陽明主內。少陰亦有反發熱者。故仲景於表劑中用附子。是因其滲也。又曰少陰之陰。名曰樞。其入於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故仲景製麻黃附子湯。治發熱。脈沉無裏症者。是從陽部注經之意也。製附子湯。治身體骨節痛。手足寒。背惡寒。脈沉者。是從陰內注於骨之義也。按內經所謂陽主外。陰主內者。是言陽明之陽。以陽明爲陽之閤。故出則從陽而主外。入則從陰而主內也。所謂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外。以滲於內者。是言少陽之陽。以少陽爲樞爲機之地。故在陽者。其用反從陰而主內。在陰者。其用反從陽而主出。以滲於內。如便溺之屬。蓋從內出外之意也。少陰亦樞機之地。故其人者。反從陽而注於經。其出者。反從陰內注於骨也。此皮部論之義。軻氏似此援引。未盡的確。

軻氏援地理兵法。喻病邪之淺深。方藥之大小。可謂深切著明。而於兵法又多精義。非好爲夸大者可比。張千秋口陳烏桓兵事。瞭如指掌。非達識經事。不能如此。軻氏因陰陽十脈。而立對待正看六法。曲盡其變。幾無遁形矣。太陽膀胱之經。起於足小指。循股上行至頭。爲三陽之表。而寒邪傷人。多自表入。

故太陽得先受邪。有頭項強痛背疼等症。而軻氏云。心爲太陽。故得外統一身之氣血。內行藏府之經隧。若膀胱位列下焦。爲州都之官。所藏精液。必待上焦之氣化而後出。何能外司營衛。爲諸陽主氣哉。又曰。傷寒最多心病。以心當太陽之位也。心爲君主。寒爲陰邪。君火不足。寒氣得以傷之。所以名爲大病。按少陰心經。起於手小指。循臂上行入缺盆。注心中。今傷寒初病。不聞有是經所生症者。而邪入心經。亦不復見頭項強痛等症。夫心以爲太陽之位。則不應無太陽之症。以心爲一身之主。不得易膀胱之位。况仲景所謂太陽者。只就經脈而言。自表邪傳經入裏。熱結膀胱。乃始及於府。軻氏但知其位卑在下。不得爲都會之地。而不思其經絡所過。實爲一身之表邪。徇尊卑之名。忘經野之實。亦何取焉。且傷寒雖曰大病。未必便是死症。若寒邪犯心。水來尅火之說。自是寒邪直入心藏之病。而非大概傷寒在表之病矣。必如其說。則傷寒之病。十無一生。雖救療之不及。而何有延至十數日之久哉。且以心當太陽之位。則太陽隨經入裏之邪。將直犯君主。而何以仍歸膀胱。爲小便不利。爲結血不行。炫新說而變舊章。智者之過也。道其不明矣夫。

膀胱有下口而無上口。處大腸小腸交接之間。卽闌門也。闌門者。必別水穀之處。氣通命門。人之水穀入胃。以次傳入小腸。斯時雖已熟腐。而清濁猶未分也。至於闌門而得命門之火。熏蒸分布。於是水液滲入膀胱。糟粕下入大腸。入大腸者。以漸而下。入膀胱者。滿而後瀉。軻氏乃謂膀胱有上口而無下口。能入而不能出。必待太陽氣化而溺始出。非也。果爾。則胞中之水。其滲已多。而猶未溺之時。更於何處可畜耶。且內經所謂氣化則能出者。亦非太陽之氣化。乃肺經之氣化也。肺經之氣化。則膀胱之氣亦化。滿而後出。虛而復受。不然。雖滿不能出也。是以膀胱雖主津液。而非命門之火蒸之。則不能入。非肺金之氣化。則不能出。不入則澹瀉之病生。不出則癰閉之病作矣。

宣明人參白朮散方論

宣明人參白朮散。治偏身燥濕相搏。玄府緻密。遂致怱悸發渴。飲食減少。不爲肌膚。方以人參、甘草。甘以益虛也。生地黃潤以滋燥。石膏、黃芩、滑石。寒以除熱也。白朮、茯苓。燥以除溼也。而意特在濕熱。故白朮、滑石、石膏。數獨多焉。其用參、地、甘草者。熱積則真氣消。濕聚則堅燥生也。尤妙在薄荷、藿香。以行表氣。縮砂仁。以行裏

氣。表裏氣通。而後濕可行。熱可去。此畫龍點睛法也。白朮湯方論與此略同。學者宜究心焉。

柴胡梅連散羅氏秦艽驚甲散方論

風勞骨蒸。久而咳嗽吐血。脈來弦數者。柴胡梅連散主之。蓋邪氣既久。積於表裏之間而不退。非可一汗而去者。故用柴胡之辛散。必兼烏梅之酸收。而久積之風。內蘊骨髓者。已變風之體而爲熱。則宜用胡黃連之苦寒以清之。然兵無向導。則不達賊境。藥無引使。則不通病所。新病且然。況伏邪乎。故膽以合膽。髓以合骨。韭白之通陽。童便之通陰。而表裏肌骨之邪。庶盡出歟。

秦艽驚甲散

羅氏秦艽驚甲散。與柴胡梅連同意。亦治風勞骨蒸肌熱之症。然減前胡之洩氣。而加當歸之和血。去黃連之苦寒。而用青蒿之辛涼。氣味爲較和矣。久病之人。未必不宜緩法也。

補中益氣湯六味地黃湯合論

陽虛者。氣多陷而不舉。故補中益氣。多用參、耆、朮、草。甘溫益氣。而以升、柴辛平。助

以上升。陰虛者。氣每上而不下。故六味地黃丸。多用熟地、萸肉、山藥。味厚體重者。補陰益精。而以茯苓、澤瀉之甘淡。助之下降。氣陷者。多滯。陳皮之辛。所以和滯氣。氣浮者。多熱。牡丹之寒。所以清浮熱。然六味之有苓、澤。猶補中之有升、柴也。補中之有陳皮。猶六味之有丹皮也。其參、耆、歸、朮、甘草。猶地黃、茱萸、山藥也。法雖不同。而理可通也。

歸脾湯方論

歸脾湯兼補心脾。而意端治脾。觀於甘溫補養藥中。而加木香醒脾行氣。可以見矣。龍眼、遠志。雖曰補火。實以培土。蓋欲使心火下通脾土。而脾益治。五臟受氣。以其所生也。故曰歸脾。

鳳髓丹方論

鳳髓丹爲太陰濕熱下注。少陰遺濁者設。黃柏苦能燥濕。寒能除熱。故以爲君。濕熱易成壅滯。砂仁之辛香。可以利之。脾邪不獨傷腎。亦且自傷。炙甘草之甘溫。可以益之。然諸治濕熱藥不用。而獨取黃柏、砂仁者。以其氣味兼通少陰也。

小投杯湯方論

上氣有熱者。麻杏甘石湯。無熱者。小投杯湯。蓋卽麻杏甘石。而以桂心易石膏。同一通肺下氣。而寒溫易用法斯備矣。

清暑益氣湯清燥湯合論

清暑益氣湯。蓋謂其人元氣本虛。而又傷於暑濕。脾得濕而不行。肺得暑而不肅。以致四肢倦怠。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氣短促。不思飲食。脈浮緩而遲者。設故用人參、黃耆、白朮、甘草、歸身、甘溫氣味。以補中益氣。蒼朮、黃柏、澤瀉。以除濕熱。升麻、葛根。以除客熱。而肺喜清肅。得熱則煩。故以麥冬、五味。清而收之。脾喜疏通。得濕則壅。故以炒麴、青皮、陳皮。溫而行之。此正治脾肺氣虛而受暑濕。若體實脈盛。或雖虛而不甚。及津涸煩渴多火者。則不可混投也。清燥湯亦治長夏濕熱。蒸人氣體困倦。腰足痠軟之症。故比清暑益氣多黃連、茯苓、猪苓、柴胡。無澤瀉、葛根、青皮。則清利之力差多。疎滯之力差少。是名清燥。清以降逆。燥以勝濕也。

方法餘論

治外感。必知邪氣之變態。治內傷。必知臟腑之情性。治六淫之病。如逐外寇。攻其客。毋傷及其主。主弱則客不退矣。治七情之病。如撫亂民。暴其罪。必兼矜其情。情

失則亂不正矣。

營道者。知其雄。守其雌。制方者。知其奇。守其正。

攻除陳積之藥。可峻而不可駛。宜專而不宜泛。駛則急過病所。泛則搏擊罕中。由是堅壘如故。而破殘已多。豈徒無益而已哉。

母之與子。氣本相通。母旺則及其子。子旺亦氣感於母。故刪繁論云。肝勞病者。補心氣以益之。餘藏皆然。則不特虛則補其母一說已也。

陽與陰反。然無陰則陽不見矣。邪與正反。然無正則邪不顯矣。是以熱病飲沸湯而不知熱。痿痺手足反無痛者。陰盛而無與陽忤。正衰而不與邪爭也。如是者多不可治。

木火有相通之妙。金水有相涵之益。故不特木能生火。而火亦生木。不特金能生水。而水亦生金。水之生金。如珠之在淵。火之生木。如花之含日。

醫學讀書記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續記

寸口分診藏府定位

脾與胃合。肝與膽合。腎與膀胱合。皆足經也。其藏府皆相依附。則其診候亦應同在一部。如左關候肝膽。右關候脾胃。左尺候腎與膀胱。是已。肺與大腸合。心與小腸合。心包絡與三焦合。皆手經也。其藏府不相依附。則其診候亦不必同在一部。按內經云。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又云。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竟上者。胸喉中事。是以大腸當候於右尺之裏。小腸當候於左尺之裏。三焦分立上中下三部。如此。則左心小腸。右肺大腸之謬。可不辨而自著矣。

古方權量

古方湯液分兩。大者每劑二十餘兩。小有十餘兩。用水六七升或一斗。煮取二三升或五六升。並分三服。一日服盡。爲劑似乎太重。後世學者未敢遵式。按陳無擇三因方云。漢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則漢方當用半兩錢二枚爲一兩。且以朮附湯方校。若用漢兩計。二百八十銖得開元錢二十二個半重。若分三服。則是今之七錢半重一服。此說最有根據。千金以古三兩爲今一兩。古三升爲今一升。仍病其多。不如陳說爲是。

火齊湯

倉公治病。恆用火齊湯。而其方不傳。劉宗厚云。卽古方黃連解毒湯。是未知何據。按倉公用治齊郎中令之湧疝中熱。不得前洩。齊王太后之風痺熱客。難於大小便。溺赤。則亦清寒徹熱之劑也夫。

蟯瘕

蟯瘕爲病。腹大。上黃。膚粗。循之戚戚然。上黃。面黃也。蓋卽今人蟲蠱之病。腹大面黃。而肌膚粗濇者也。

葱豉湯

肘後云。傷寒有數種。庸人卒不能分別。今取一藥兼療者。用葱白一虎口。豉一升。水煮頓服。汗出卽愈。按本草淡豉。治傷寒時疾熱病發汗。元素云。葱莖白。通上下陽氣。合而用之。故能通治數種傷寒。然其方亦有數變。一加葛根三兩。一加升麻三兩。若不汗。更加麻黃三兩。助之散也。一加米三合。益氣以出汗也。一加童便三升。汗出於陽而生於陰。火多者宜之也。深師又加烏梅十四枚。葛根半斤。兼治煩滿也。聖濟總錄加人參、萎蕤、羚羊角。治勞風項強急痛。四肢煩熱。千金加梔子、黃連、黃柏、大黃各半兩。一加生地、石膏各八兩。生葛四兩。爲表裏證治之別。以意斟酌。投之輒驗。誠良方也。

枳實梔子豉湯

仲景治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豉湯主之。廣劑加葱白、粟米、雄鼠糞。范汪加桂枝、大黃、麻黃。又方去梔子、豉。加甘草、桂心、大黃、芒硝。千金加石膏、鼠糞。崔氏單加鼠糞一味。古今錄驗加麻黃、大黃。一加鼠糞、大黃。一去梔子、豉。加鼠糞。一加鼠糞、麻黃。一去梔子。加甘草、大黃、芒硝。許仁則又加葱白、生薑、乾葛、麥冬、生地。或主表。或主裏。或兼主表裏。或兼養。或兼滋。或表裏與滋養並施。凡十餘變。而梔子豉之法盡

矣。

鹹寒

熱淫於內。治以鹹寒。內經之旨也。仲景療傷寒加芒硝於苦寒藥中。文仲又加芒硝於甘寒藥中。其方以生麥冬一升。生地黃一升。知母二兩。生薑二兩半。芒硝二兩半。水煮分五服。取利爲度。由是而鹹寒之用迺廣矣。

酸苦涌泄

院河南治天行熱解毒。多用苦酒、猪膽、生艾汁、苦參、青蘗、葶藶之屬。外臺單用苦參一兩。酒煮并服。取吐。如烱膠便愈。張文仲療傷寒溫病等。三日以上胸中滿。用苦酒半升。猪膽一枚。和服。取吐。蓋卽內經酸苦涌泄之義。然今人之用此者罕矣。

五疰鬼氣

五疰鬼氣之病。或助正氣以辟之。如蘇合香丸之屬是也。或假鬼氣以引之。如死人枕。天靈蓋之屬是也。徐嗣伯、劉大用恆用此法。而嗣伯云。鬼氣伏而不起。故令人沉滯。得死人枕促之。魂氣飛越。不得攸附體。故尸疰可差。劉氏治婦人因人入廟。爲邪鬼所憑。致精采蕩越。與死人枕煎湯飲之。大瀉數行而愈。則是死人之枕。

引鬼氣。或從上越。或從下出。隨其攸利。與草木氣味升降浮沉。各具一體性者。不同。今人亦罕有聞用之者矣。
千金療尸疰方。髮灰杏仁熬令紫色。等分搗如泥。以猪膏和酒服。如桐子三九。日三神良。愚謂此治血枯經絡滯閉成勞者之良方也。亦卽百勞蠱蟲之意。而氣味和調。可以無弊。或以桃仁易杏仁亦得。

瘧

瘧之病。熱氣舍於營。寒氣居於衛。寒居於衛。則束其營之熱。不得外越。熱舍於營。則阻其衛之寒。不得內乘。氣相抑而適相持。是以傷寒易變。而瘧病不遷也。瘧邪不能自發。必得人之正氣而後發。故曰衛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瘧邪外不在皮膚。內不在藏府。是以汗之而不從外泄。下之而不從裏出也。風氣常在。瘧有時而休。常在者。其氣舒蓄而作者。其氣暴。故工不能治其已發也。瘧發已而邪遞淺者。其作日蚤。發已而復伏愈深者。其作日晏。日蚤者易已。日晏者難已。其始晏而終蚤者。邪氣下行極而之上也。是以瘧病欲愈。一日反二三發。其邪愈淺。輒與衛氣相薄故也。

瘧之爲病。邪正分爭。往來不已。有戰之義也。治之必先助其正氣。或急去其邪氣。蓋正旺則邪自解。邪去則正亦安也。今有人體虛患瘧。不數日而作漸晏。勢漸衰。神氣反昏而不可救。非正虛而邪陷之故歟。

陰陽交

陰陽交之病。古有其名。而無能挾其義者。愚謂交非交通之謂。乃錯亂之謂也。陰陽錯亂而不可復理。攻其陰則陽捍之不得入。攻其陽則陰持之不得通。故曰交者死也。郭白雲所謂卽是兩感之病。蓋從汗出而熱不退處悟入。然兩感究竟是陰陽齊病。而非陰陽交病。是以與先表後裏。或表裏並治之法。以其未嘗混合爲一也。

崩中下血

婦人崩中下血。多因濕熱傷脾胃而致。蓋脾統血。傷則失守也。醫者不知其脾濕。而但與固脫之劑。血雖止而濕轉鬱矣。是以崩中之後。多成脹滿黃病。醫多不能識此。

耳聾治肺鼻塞治心

古云。耳聾治肺。肺主聲。鼻塞治心。心主臭。愚謂耳聾治肺者。自是肺經風熱。痰涎閉鬱之症。肺之絡會於耳中。其氣不通。故令耳聾。故宜治其肺。使氣行則聾愈。夫聲從外入。非無聲也。有聲而不能入也。而謂肺主聲何哉。其鼻塞治心者。經云。心肺有病。而鼻爲之不利。治心者。蓋以利鼻。豈曰致臭哉。

噎膈反胃之辨

噎膈反胃。自是二病。世醫每連稱而並舉之者。丹溪實作之俑也。丹溪曰。其槁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爲近。食雖可入。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曰反胃。是以噎膈分上下二病。而以反胃屬之膈。殊欠分明。愚謂噎膈之所以反胃者。以食噎不下。故反而不出。若不噎則并不反矣。其反胃之病。則全不噎食。或遲或速。自然吐出。與膈病何相干哉。二者病本不同。治法亦異。不可不辨。

瀉痢不同

痢與泄瀉。其病不同。其治亦異。泄瀉多起寒濕。寒則宜溫。濕則宜燥也。痢病多成濕熱。熱則宜清。濕則宜利也。雖泄瀉亦有熱症。然畢竟寒多於熱。痢病亦多寒症。

然畢竟熱多於寒。是以泄瀉經久。必傷胃陽。而腫脹喘滿之變生。痢病經久。必損其陰。而虛煩痿廢之疾起。痢病兜澀太早。濕熱流注。多成痛痺。泄瀉疎利或過。中虛不復。多作脾勞。此予所親歷。非臆說也。或曰。熱則清而寒則溫。是已。均是濕也。或從利。或從燥。何歟。曰。寒濕者。寒從濕生。故宜溫苦燥。其中濕熱者。濕從熱化。故宜甘淡利。其下且燥性多熱。利藥多寒。便利則熱亦自去。中溫則寒與俱消。寒濕必本中虛。不可更行滲利。濕熱鬱多成毒。不宜益以溫燥也。

溫病風溫溫疫濕溫溫毒溫瘧之異

溫病者。冬月伏寒化熱。至春而發。所謂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者是也。風溫者。溫病而兼新風。發汗已。則風氣去。而溫氣發。故身灼熱也。溫疫者。溫氣盛而成癘也。濕溫者。溫氣而兼濕邪。濕能生溫。溫亦生濕也。溫毒者。溫氣發而不散。怫鬱成毒。猶傷寒之有陽毒陰毒也。溫瘧者。溫病繫在少陽。時作時止。乍進乍退者也。春溫之症。輕重不同。舊有冬伏之寒邪。新感春時之風氣。其寒從風而併於外者。輕。其風從寒而併於內者。重矣。併於內者。治其內。毋遺其外。併於外者。治其外。毋傷其內。若舊伏之寒已變為熱。而更感春時之風。風熱相激。多成風瘧。其引之而隨。

出者輕。其發之而轉陷者危矣。又有七情饑飽勞倦之人。復受六氣風寒暑濕之邪。若內就外而甚於外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若外就內而甚於內者。先治其內。而後調其外。王好古云。治內兼外者。不可寒下。若寒下。則經邪陷於內矣。治外兼內者。不可熱發。若熱發。則益中熱於外矣。又曰。外重而內輕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若積寒傷冷。脈已從陰。雖有標病。不須治標。獨治內也。內既得溫。標病不發而自愈。何以然。發表之藥不遠熱也。故曰。陰症治本不治表。表本俱得。治標不治本。標本俱失。

溫邪之發。陰必先傷。設有當行解散者。必兼滋陰之品於其中。昔人於葱豉湯中加童便。於梔豉湯內加地黃。麥冬。亦此意也。

溫毒發斑。與傷寒發斑不同。溫毒之邪。從內之外。傷寒之邪。從外入內。是以溫毒發斑者。邪氣離裏而之表。其症輕。傷寒發斑者。邪氣盛於內而見於外。其症重。盛於內者。必使下泄。而後邪可去。華元化所謂須要下之。不可留於胃中是也。之於外者。可從表而出之。郭白雲所謂其毒久鬱而發。病不在裏。故不可下。必隨表症治之。當用藥解肌熱者是也。

目赤腫痛

目赤腫痛。人知降火而不知活血。所以多不得力。只用四物湯內地黃用生。芍藥用赤。加酒蒸大黃、赤茯苓、薄荷葉。治之甚妙。此戴復菴法。余謂目赤腫痛。人知活血而不知治痰。脾胃壅滯。積熱生痰。積痰生熱。輾轉相因。氣衝頭目。昏痛不已者。須用半夏、石菖蒲、黃芩、枳實、茯苓、陳皮、微兼菊花、白蒺藜之屬治之。

口糜

王肯堂治許少薇口糜。謂非乾薑不愈。卒如其言。又從子懋錕亦患此。勢甚危急。欲飲冷水。與人參、白朮、乾薑各二錢。茯苓、甘草各一錢。煎成冷飲。日數服乃已。蓋土溫則火斂。人多不能知。此所以然者。胃虛食少。腎水之氣逆而乘之。則爲寒中。脾胃虛衰之火。被迫上炎。作爲口瘡。其症飲食少思。大便不實。或手足逆冷。肚腹作痛是也。

冷勞

虛勞之人。氣血枯耗。生氣不榮。則內生寒冷。張雞峰所謂冷勞者是也。宜建中、復脈、八味、腎氣之屬。甘溫辛潤。具生陽化陰之能者治之。亦有邪氣淹滯經絡。瘀鬱

者。元珠所謂體虛之人。最易感於邪氣。當先和解微利微下之。次則調之。醫不知而遽行補劑。邪氣不解。往往致死。是故虛勞之治。固不必專以補陰降火爲事也。

熱風

熱風熱化爲風也。患人頭目昏眩痛。口鼻燥。熱氣出。微惡風。時時有熱者是也。是雖辛涼。不能解之。孟詵云。患熱風人宜食牛乳。謂其氣味甘寒。而性濡潤。能使肌熱除而風自熄。求之草木。蘆根、蔗漿、梨汁之屬。性味相似。亦內經風淫於內。治以甘寒之旨也。

食鹹頭汗出

一人食鹹。頭汗如注。食淡則否。診之心脈獨大而搏指。因問曰。慘欲飲乎。曰然。每晨起舌必有刺。因悟所以頭汗出者。心火太盛而水不勝之也。味鹹屬水而能降火。火與水搏。火盛水微。不能勝之而反外越也。其出於頭者。水本潤下。而火性炎上。水爲火激。反從其化也。食淡則否者。鹹味湧泄爲陰。淡味滲泄爲陽。陽與陽從。不相激射。故得遂其滲泄之性而下行也。

雜識

醫悟融會羣經。貫穿百家。不爲名言高論。而義理自著。以視夸大其言而不適於用者。奚啻霄壤。

醫讀平易簡要。可爲中人以下說法。要非熟讀羣書。通曉方藥者。不能爲此。正本書辨論古方銖量權衡。甚爲詳悉。以及唐宋醫局官制醫書。本草湯液脈病。並有卓見。亦好古博雅之士歟。韓氏十四藥定經。因時和解之法。極意分晰。而眉目未清。絕無準繩。而多所裁制。逞一己之私意。亂先聖之舊章。不足爲後學法也。

跋

夫治病猶治國也。治國者。必審往古理亂之事迹。與正治之得失。而後斟酌之以勢。而後從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機宜。與治療之方法。而後合之氣體。辨之方土。而從而損益之。蓋未有事不師古而有濟於今者。亦未有言之無文而能行之遠者。予自弱冠。卽喜博涉醫學。自軒岐以迄近代諸書。搜覽之下。凡有所得。或信或疑。輒筆諸簡。雖所見未廣。而日月既多。卷帙遂成。昔真西山修讀書記。謂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予之是集。卽西山讀書記之意也。執此以往。亦可以應變無窮矣。歛鶴山人尤怡識。

醫學讀書記

靜香樓醫案

清 古吳 尤 怡在涇著述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校

羅氏論虛勞之證。都因邪伏血鬱而得。不獨陰虧一端也。至晚寒熱時減時增。其爲陽陷入陰可知。滋腎生肝。最爲合法。略加損益。不必更張可也。

熟地

白芍

丹皮

茯苓

懷藥

柴胡

鼈甲

炙草

真陽氣弱。不榮於筋則陰縮。不固於裏則精出。不衛於表則汗泄。三者每相因而見。其病在三陰之樞。非後世方法可治。古方八味丸專服久服。當有驗也。眩暈嘔惡胸滿。小便短而數。口中乾。水虧於下。風動於上。飲積於中。病非一端。

鈴羊角

鉤藤

半夏

小生地

天麻

竹茹

廣皮

茯苓

肝陽化風。逆行脾胃之分。液聚成痰。流走肝膽之絡。左體麻痺。心膈痞悶。所由來

也。而風火性皆上行。故又有火升氣逆鼻衄等症。此得之肌飽勞鬱。積久而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治法清肝之火。健脾之氣。亦非旦夕可圖也。

羚羊角

橘紅

白朮

枳實

天麻

半夏

茯苓

甘草

麥冬

肺陰不足。肺熱有餘。欬則涕出。肌體惡風。是熱從竅泄。而氣不外護也。他藏雖有病。宜先治肺。

阿膠

杏仁

貝母

北參

兜鈴

茯苓

炙草

糯米

乾噎無痰。是肝氣衝肺。非肺本病。仍宜治肝。兼滋肝氣可也。

川連

白芍

烏梅

甘草

當歸

牡蠣

茯苓

絡脈空隙。氣必遊行作痛。最慮春末夏初。地中陽氣上升。血從氣溢。趁此綢繆。當填精益髓。蓋陰虛欬嗽。是他臟累及於肺。若治以清涼。不但病不能去。而胃傷食

減。立成虛損。難爲力矣。

海參

熟地

金櫻膏

麋角膠

湘蓮肉

北味

萸肉

懷藥

茯神

芡實

即將二膏搗丸。

陰不足而陽有餘。肝善逆而肺多鬱。脈數氣喘欬逆。見血脇痛。治宜滋降。更宜靜養。不爾。恐其血逆不已也。

小生地

荆炭

白芍

童便

鬱金

小薊

藕汁

離經之血。未淨而鬱於內。寒熱之邪。交煽而亂其氣。是以腹滿嘔泄。寒熱口慘。治當平其亂氣。導其積血。元氣雖虛。未可驟補也。

丹皮

查炭

澤蘭

赤芍

鬱金

丹參

牛膝

小薊

凡有瘀血之人。其陰已傷。其氣必逆。茲以血紫黑無多。而胸中滿悶。瘀猶未淨也。而舌絳無苔。則陰之虧也。嘔吐不已。則氣之逆也。且頭重足冷。有下虛上脫之慮。

惡寒譫語。爲陽弱氣餒之徵。此症補之不投。攻之不可。殊屬棘手。

人參

茯苓

山漆

吳萸

烏梅

牡蠣

川連

鬱金

少陰爲陰之樞。內司啓閉。虛則失其常矣。宜以法壯其樞。或通或塞。皆非其治。

熟地

杞子

菟絲

茯苓

丹皮

萸肉

懷藥

沙苑

中氣虛寒。得冷卽瀉。而又火升齒衄等症。古人所謂胸中聚集之殘火。腹內積久之沉寒。此當溫補中氣。俾土厚則火自斂。

人參

茯苓

白朮

炙草

乾薑

益智仁

肺實於上。腎虛於下。脾困於中之候也。然而實不可攻。姑治其虛。中不可慘。姑溫其下。且腎爲胃關。而火爲土母。或有小補。未可知也。

金匱腎氣丸

汗出偏沮。脈來不柔。時自歇止。肝陽有餘。而胃陰不足。於是稠痰濁火。擾動於中。

壅滯於外。目前雖尙安和。然古人治未病不治已病。知者見微知著。自當加意調攝爲佳。

人參

川斛

南棗

半夏

茯苓

炙草

麥冬

丹皮

小麥

表虛易感風邪。裏虛易作瀉。上虛則眩。下虛則夢泄。宜玉屏風散。

黃耆

防風

白朮

茯苓

牡蠣

炙草

臍中時有濕液腥臭。按脈素大。此少陰有濕熱也。六味能除腎間濕熱。宜加減治之。

六味去山藥加川柏草薢車前女珍

下體失血之餘。陰氣必傷。邪乃乘虛直入陰中。挾身中之虛陽而上逆。頭熱肢冷。欬喘氣衝。至夜尤甚。皆其驗也。此症邪少虛多。下虛上實。不與大概時病同法。此愚一偏之見也。未識高明以爲然否。

生地

白芍

茯苓

麥冬

炙草

元參

瘧發而血上下溢。得之中虛而邪復擾之也。血去既多。瘧邪尙熾。中原之擾猶未已也。誰能必其血之不復來耶。謹按古法中虛血脫之症。從無獨任血藥之理。而瘧病經久。亦必先固中氣。茲擬理中一法。止血在是。止瘧亦在是。惟高明裁之。

人參

於朮

炮薑

炙草

心者藏之臟。心太勞則神散而心虛。心虛則腎氣乘之。故恐。經所謂厥氣上則恐也。是病始因心而及腎。繼因腎而心益困矣。經云。心欲栗。腎欲堅。心栗則善下。故栗之必鹹。腎堅則不浮。堅之者必以苦。又云。高者抑之。散者收之。治心腎神志不收者。法必本乎此。以心爲血藏。腎爲精藏。欲神之守。必養其血。欲志之堅。必益其精。則甘潤生陰。質重味厚之品。又足爲收神志之地也。

人參

川連

懷藥

天冬

熟地

茯神

五味

牡蠣

黃肉

柏仁

桂心

驟驚恐懼。手足逆冷。少腹氣沖。卽厥。陽縮汗出。下元素虧。收攝失司。宜乎助陽以補納。第消渴心悸。忽然腹中空洞。此風消肝厥。非桂附剛劑所宜。

炒黑杞子

舶茴香

當歸

桂木

紫石英

白龍骨

細辛

肝陰素虧。風溫擾之。發爲瘧病。神昏齟齬。瘕瘕不定。法當滋養肝陰。以榮筋脈。清滌痰熱。以安神明者也。若能應手。尙可無慮。

羚羊角

茯神

勾藤

川貝

真阿膠

鮮菖蒲

鮮竹瀝

風熱上甚。頭痛不已。如鳥巢高巔。宜射而去之。

製軍

犀角

川芎

細茶

此腎厥心痛背脹。映及腰中。議用許學士香茸丸。

鹿茸

杞子

沙苑

大茴香

麝香

久效脇痛不能左側。病在肝。逆在肺。得之情志。難以驟驅。治法不當求肺而當求

肝。

阿膠

白芍

茯苓

丹皮

茜草

炙甘草

鮑魚湯代水。

肝藏失調。侵脾則痛。侮肺則乾。病從內生。非外感客邪之比。是宜內和藏氣。不當外奪衛氣者也。但脈弱而數。形瘁色槁。上熱下寒。根本已漓。恐難全愈。奈何。

當歸建中湯

風氣乘虛入於腎絡。腰中痛引背脇。宜寄生湯補虛通絡祛風。

生地

當歸

黑豆

獨活

懷藥

杜仲

白蒺藜

炙甘草

桑寄生

肺之絡會於耳中。肺受風火。久而不清。竅與絡俱爲之閉。所以鼻塞不聞香臭。耳聾耳鳴。不聞音聲也。茲當清通肺氣。

蒼耳

薄荷

桔梗

連翹

辛荑

黃芩

山梔

杏仁

甘草

木通

風熱久蓄腦髓。發爲鼻淵。五年不愈。此壅疾也。則宜通。不通則不治。

犀角

蒼耳

黃芩

杏仁

川芎

鬱金

寒熱後邪走手少陰之脈。猝然不語。肩臂牽引不舒。宜以辛通之。

菖蒲

遠志

甘草

木通

當歸

丹皮

丹參

茯神

脾虛生濕。氣爲之滯。血爲之不守。此與血熱經多者不同。

焦朮

澤瀉

白芍

陳皮

炙草

茯苓

川芎

牛角腮灰

胎前病子腫。產後四日卽大泄。泄已一笑而厥。不省人事。及厥回神清。而右脇前後痛滿。至今三月餘矣。形瘦脈虛。食少。腹部滿。足漸腫。小便不利。此脾病傳心。心不受邪。卽傳之肝。肝受病而更傳之脾也。此五藏相賊。與六府食氣水血成脹者不同。所以補攻遞進。而絕無一效也。姑擬泄肝和脾法治之。

台 朮
茯苓

木 瓜
白 芍

廣 皮

椒 目

